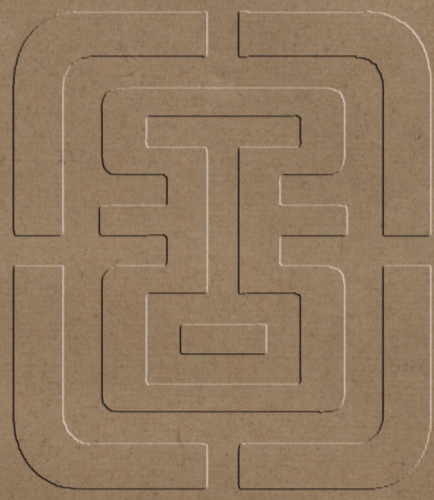




1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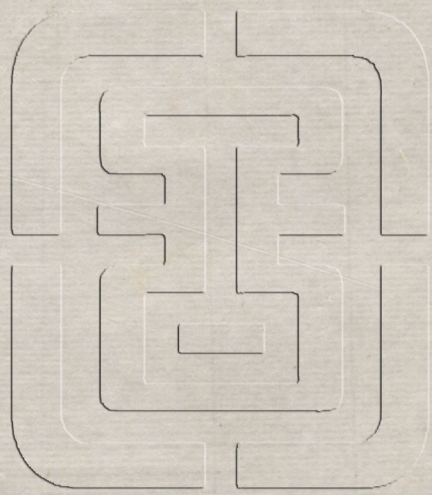
浮溪集
七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浮溪集卷二十七

宋

汪

藻

撰

誌銘

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衮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沒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

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君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復徙居姑蘇今爲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生動之爲祕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爲富韓公所知出入冊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歿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于君爲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敕令所刪定官

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敕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鞏州鞏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爲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迂君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橐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爲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

監鼓鑄其數倍經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爲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爲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爲非不樂君者讒曰陳某實爲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白差知眉州丐閒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爲光祿少

卿君曰吾不用于世久矣裏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爲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復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來告難君讀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羣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疆鼓聲聞于壽劇賊李全亦環城宵掠城中洵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卽單騎叩安營爲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

也乃聲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殪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金兵南渡避地輾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寔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表奉職郎龍游君也次曰衷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表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

彭輝其壻也君肝膈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聞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蔑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稱長者居官不立奇不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爲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尚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僞惟諶之臧以直爲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惟意吾躬

可摧寧汝軒輒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君何悔追精白彌
著莫榮有終莫樂無愧後人求君視此銘誌

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莊君墓誌銘

君姓莊氏諱安常字子尚曾祖曰允明世家廣陵祖詢
始徙宜興宜興之莊逮君三世矣皇考曰徽以進士起
家事永祜陵爲通奉大夫徽猷閣待制贈少師諡僖簡
而君之祖亦贈通議大夫僖簡子時爲名臣君世其家
學入太學爲英俊所推僖簡任子次及君君不願也政
和二年賜上舍第臚傳庭中徽宗識之曰是莊徽子也

摺紳榮之調青州益都縣主簿改監惠民局擢廣親宅
宗子學正太學錄太學博士時朝廷以三舍法頒天下
學官號一時人物之選又擇老成厚重者使諸路黜陟
勤惰以廣上意首用君提舉京西南路學事遭僖簡公
憂免喪知南劍州靖康初金人犯關諸道兵戍京師福
州軍行不滿意狀其帥道將出南劍部使者莫知所爲
厚糗糧金緡幸其去君移書顯責之曰王室方艱日夜
望天下兵至今此軍甫授甲已無顧忌如此尚敢望其
冒萬死爲朝廷用乎不痛懲艾誅其人將悉效尤而起

禍有不勝言者公等忍坐視其亂耶不聽賊鼓行而來
所過殘蹂南劔空一城皆欲亡去君豫有以鎮撫之而
陰爲之備賊頓城下出醜語搖城中君不爲動至留月
餘秋毫無所得反虞君襲之則來告曰首亂者某人也
願執于公假道以行于是縛二十餘人來獻君率僚屬
坐溪上受之君既得罪人卽遣其餘出疆悉以手加額
而去無一人敢譁者繇是閩之八州皆安無何南劔受
代交印符而代者以憂去適建州兵亂州人挽君不得
行乃相與乞部使者留君君不得已復留三月闔境無

犬吠之警南劔人德君歌思至今久之知處州處州大
治請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撫州尋辭之復食
崇道之祿紹興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卒于鎮江府金壇
縣其子之官舍得年七十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初室張
氏繼室石氏皆封宜人石氏亦先君卒六男子曰璿右
宣教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後君逾年卒曰瑄監潭州南
嶽廟曰璵婺州蘭溪縣王簿皆迪功郎曰玠曰璋曰璠
皆將仕郎四女子右承務郎蔣慶祖左奉議郎仲并右
從政郎王直諒其婿也季未行君渾厚疏通于經術得

其指歸與人交一于至誠未嘗用趨舍爲疏數緩急輕重厚薄也平居笑語啍啍若儒生于世事不經意者及變出非常關豺狼之口而奪之氣雖久臨方面而老于應變者不能爲人以是服君君自南劍歸翛然自放于溪山之間日從諸子質問經義口未嘗掛除書雖暫出不旋踵而歸然享靜退清康之樂者二十餘年自渡江士大夫終始無媿少君比者十七年三月乙亥諸孤奉君葬宜興縣君山鄉紫花塢以石宜人耐與等來乞銘銘曰

德本于誠學本于經隱然振其家聲爲後學之師承遭變而得豺虺之情立談而弭一方之驚早休而與世無營享黃髮龐眉之齡所遺子孫者非滿籬也君之後其皆有成乎

左朝奉郎知處州江君墓誌銘

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蘭溪江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于是定交焉自此間數年必一相從見于婺源于會稽而婺源爲最久紹興戊

午余居吳興之長城與安中不相聞者三年一日其孤
輒以狀來告曰六月壬午安中卒矣余爲位以哭曰嗟
乎安中之材而止于是哉非予銘安中而誰歟君諱惇
提安中其字也高祖澄以賞雄其鄉重功名省器識厚
幣致四方賢者使與其子游數十年間諸孫登進士第
者十餘人繇是蘭溪之江聞天下祖遜贈朝請郎父術
以奉議郎致仕贈朝散大夫君少沈厚秀整長七尺美
鬚眉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
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丁內艱築室墓左終喪而

歸授歙州司士曹事婺源令闕州以屬君縣居山谷間
民喜訟凡令至皆謝病去君曰是不足與爲治耶蒞以
至誠俗爲之變除鄆州州學教授以父憂居家會方臘
之黨陷蘭溪求官吏甘心焉或執君以獻適用事者婺
源人識君曰此吾邑江令君也其可殺耶趣釋之移處
州麗水令增城陣于羣盜喋血之餘至今爲邑人所紀
以功改宣教郎權衢州江山丞叛苗傅兵潰王師躡之
縣以不前知官吏皆遁去君攘袂曰賊趨閩且得險攻
之引日今追兵之機間不容髮爲州縣者當亟索所有

迎餉奈何尺寸紙耶卽擴廩齋糧而前師賴以濟士大夫服其知變金人渡江傅崧卿爲防邊使君以客從時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取諸民以給君不聽悉發封椿錢粟賦之所過無秋毫擾人乘輿還闕千里晏然君力爲多遷奉議郎通判宣州州承廢亂之後流冗係道君撫納有恩人爭圖君像事之會監察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詔求人材可用者大中異之至州察君而信首以君應詔遷承議郎詔詣行在所入對合旨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娶胡氏封安人二男一女

男曰軹曰鞞軹求君銘者也女未行君襟量冲夷與之游者未嘗見有喜怒之色爲文簡勁似其爲人平居退然不能言遇事剛決率出人意表又裁處悉得其宜故當多事時數以功顯甫中壽而歿用不極其材聞者惜之諸孤以紹興己未正月己酉葬君其縣龜阮之原其銘曰

古儒者學不虛出逢時迺發舒逮世龐異古初以儒名類闊疎反卿相出戲車嗟安中少凜如取儒科始一據屬民間去里閭曰予吏責在予起剝殘已喟歔果遄追

觀帝居達雖晚出有旗謂功名當特書曾甲子不少餘孰君藏俯故廬學士藻識厥墟

朝散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建炎元年朝請大夫祕閣修撰王愈以書走廣陵屬其邑人汪澡曰愈不天不能事親先人棄諸孤將以明年某月某甲子葬德興縣靈湖之王塘惟先人束髮讀書立訓故爲後學宗抱能不施以不大振耀惟不肖孤材下不能嗣事使其名聲顯聞今旣返九原若不刻藏懼日遠日忘終泯泯無聞惟夫子賜之銘以寵綬其歿假

王氏無窮之休敢請藻曰噫是吾邑老成望其貌如東郭順子聽其言如仲長公理叩其學如皇甫士安者也銘其可辭君諱某字公權其先琅琊王氏晉渡江居江南訖唐廣明之亂有徙名數千婺源者于君爲九世祖以力田遺子孫至君大父始釋耒爲儒家君兒時穎甚得書敏視若流游太學籍籍諸生間以父老丐歸從鄉舉州再上其名再不中父喪旣除卽慨然有高世意或勉之仕泣曰吾所爲汲汲者以親在也今親逝矣奚仕爲迺杜門息交著書數萬言言覈而理申要必自己出

不借他人一詞愈用君學擢紹聖元年進士丙科調建昌令時江南荐饑縣無儲獨經廩厚藏吏守文不敢發君亟以書抵愈曰令活民而黜職也愈稟行之由是建昌之民居數千里流殍少間不知其無歲已而愈守信會賊方臘寇城危甚君索橐得白金數千兩間道資愈餉軍且戒之死聞者無不感奮以故兵焚殘十餘州惟信屹然無秋毫之失蓋君明于事機以成其子者類如此建中靖國初以進士久欠得官不赴用愈恩累官朝散郎賜五品服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家春秋八十

有三曾祖某父某妻余氏封安人先公卒二男子其一愈也次曰慎孫六人德昭迪功郎餘尚幼而德昭前卒君居鄉博施兼容歲折券以爲常而與人未嘗校于治心養性皆得其要蓋不讀釋老之書而闡與之合古所謂耄期稱道者如君非也耶銘曰

晉之王姓兩族蕃至唐獨有琅琊孫公家江南乃其昆以學自表爲清門著書上與千古論材雖不施聞則尊遣子出仕乘朱轡葉膏旣沃還流根暮年章紱榮詔恩奄蛻壽骨歸丘原靈湖有阜如鵠騫君手自窆非承言

我書其實要不煩刻著立石期長存

主簿胡君墓誌銘

安定胡者君族姓也霖君濟者君字名也世家歛之葵源嘗得奉新主簿以歸者君爵里也曰順宜曰大明居鄉稱善人長者遺芳衍慶逮其子孫者君祖父也少孤能自樹立喜讀書屬文與其兄學四方要必自我起家雖祁寒劇暑不置者君志操也以賞長雄其鄉務交結賢上大夫間斥其餘趨人之急晚不樂試吏居家以甘旨奉其親者君行義也築亭館溪山之間藏書萬卷以

課子弟蒔花萬本以娛賓客一時臺閣之彥戚里之賢交口譽君以文紀其實至無慮數百篇者君能自適其適而有聞于世者也得年五十有三以政和二年某月甲子歿牖下者君之始終可攷而無媿者也曰清河張氏宜家媿德曰師禮師雄師愈疑然爲舉子之秀者君之嬪息也女一人爲進士張亨龍妻孫男女若曾孫合十八者君之後將大而無窮也六年冬十有二月某甲子卜其家百步曰西園之石者君之墓所年月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志義幾于兩得

矣而孤師禮又能狀君之行實求銘于余以行世傳後
其言皆合理應法此余所以爲之銘而不得辭者也銘
曰

德人之生如玉粹然與瑑琮璧交神享賢寧韞諸石輝
山澗川孰能自珍君實有焉不受世琢獨完其天徜徉
林廬匪輕匪軒喜事如俠遺神若仙俯仰一世歸安九
泉繩繩諸郎駒駿雛鷓尚想來世幽光益傳其植墓櫬
清陰滿阡刻吾銘詩信必有年

判官程克一墓誌銘

公諱克一字貫之衢州開化人也曾祖壽祖昭考璣皆
隱德不仕程氏之先見于詩書其後解散流行布滿南
北各自爲族公之上世口相傳授以爲黃巢之亂自徽
州之黃墩徙焉不知徽州之程何別也至公始推究本
末譜而第之于是知其爲程忠莊公靈洗之後今其丘
墓尚在也自黃墩之徙凡八世公之兄寵始以經學應
書公與弟允若皆從受教焉三人相繼貢于鄉而允若
以政和八年賜進士第未幾兄弟皆蚤世公歸然獨存
公儀表魁碩語聲如鐘性厚重謹愨孝于親友于兄弟

信于鄰里鄉黨其弟沒于京師犯大寒奔走脩途取其
匱以歸傷兄弟之蚤世凡所以卹嫠拊孤恩意周浹調
肺裏外一無間言靖康建炎間盜起鄰境柝聲相聞人
惴惴不自堅公糾合廬井以相保衛無敢後先訖賴以
安平居言語確訥人以其可否爲輕重間有鬪訟不能
平者往往得公一語卽定蓋所以信服之者舊矣議者
謂公祖考之積行兄弟之力學皆不克施意者其有待
于公乎然且偃蹇不偶紹興八年乃以時奏名攷中乙
等補京府助教年五十餘矣太夫人在堂公不忍舍去

求便于養以右迪功郎監西中嶽廟太夫人沒既卒喪
迺調澧州軍事判官公不以老故自任而薄其官事無
纖悉皆親之析疑發伏多出人意表于是又知公之敏
于事也部使者仰其才符檄狎至不遑寧處公素有足
疾至是寢劇十有九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官年六十有
三既而命下以右承奉郎致仕娶江氏子男三人曰知
訓知謙知誼女三人長歸進士劉翰次未纓孫三人越
明年二月十有一日祔公于開化之某鄉裴源先塋之
次嗚呼世所以望于公者已矣而曰或在其子孫乎雖

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公何憾焉公之兄子剛中幼鞠于公念無以報罔極之德則疏公之行事以來請余銘銘曰

開化之程其來自歛至公弟兄始事儒業公于其間天假之年謂將顯庸而又不然惟孝且友是亦爲政子孫其承所謂餘慶

左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世城世城生仲思仲思生升升于君爲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鄉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爲布衣交君至京師曰吾故人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求其跡且遷官君笑

曰此市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熱除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于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小時銳功名旣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及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校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尙書符趣君行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于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囚于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爲陋于拊循繇是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此守皆選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襄君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

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爲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餘里問建昌人君遇禍時曲折皆慟哭失聲

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疆致耶然則君雖遭奇禍而其亡爲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不可不銘銘曰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于茲世兮顧何爲于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于如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水之四封將鋤薶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淵以斯文兮表我侯于世

奉議郎知舒州曾君墓誌銘

紹興十年三月故人子曾協以書抵余曰惟先人棄諸孤有年惟不肖孤于宦寮事不敢緩今歲月逝矣所以詔後世者無傳焉顧先人好友惟丈人存敢介伯父以請則又爲書一通錄君平生族出官閥行治授使者速余銘乃序而銘之君諱纁字元禮世家建昌南豐南豐之曾自國初聞天下蓋君之曾祖致堯事太宗真宗有大臣之言不克施以歿仕至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君之祖易占復以議論文章名世卒官太常博士有子六

人曰鞏爲中書舍人神宗時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曰布相徽宗皇帝謚文肅曰筆終翰林學士謚文昭同時鼎峙爲名臣于是曾氏之名益彰徹于時士大夫以氏族名家皆出其下君文昭暮子也少警敏自以承父祖百年餘不痛自激昂無以紹厥世乃力學問爲詞章被服勤苦如寒生未冠試有司已能超出其輩類坐黨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鳥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公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應天府虞城明州鄞縣簿復墮阨久之當路有憐其才悼其屈者

挽爲大晟府主簿非其好也出提舉兩浙河北京東路
鹽香政梓州路常平皆不赴除京畿提舉學事言者猶
指君黨家子免之得知太平州提舉兩浙鹽香又皆不
赴選知高郵軍移未期年遭母寃國夫人憂歸吳中至
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時宣和五年四月五日
也娶強氏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寃國夫人之姪生
子五人曰懋懋懋協懋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
懋承務郎懋懋皆未命皆後君數年卒協今爲右承務
郎監臨安府新城縣稅君清修謹厚齟齬時已凝重不

可于見者無不敬異之及長嗜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
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平居終日寡言淡
若與世無情者及處父母兄弟朋友之間則能爲人之
所難文章簡古似其爲人議論衮衮挾其家數世敢言
之氣必有爲而發不崇空言政和間余始識君文憲公
座上自是日相親每君文一篇出讀之若川增條達莫
見其止余未嘗不愧嘆彌日以爲不可及也當是時人
材盛矣君獨秀出其間自艱難以來典章文物委地昔
之所謂人材者各以其所長班班見世取能名登顯仕

而君墓上之木拱矣古人所謂人不可無年者如君非耶由是知君者莫不哀君君歿時協未勝衣今頽然爲舉子之秀乃能數百里求文識君墓人又莫不喜協之能紹君如君之紹其家者謂君有後而曾氏世不乏人者其在茲乎君墓在鎮江府丹徒縣丹徒鄉其葬也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嗟夫子兮志莫倫承奕世兮自發身佩明月兮冠切雲策堅良兮問要津八鸞奏兮步始陳忽中道兮柅厥輪成之艱兮意若勤復奪去兮疑大鈞君有後兮將益振

謂不信兮視此文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公墓誌銘

公諱億字延之姓趙氏信安西安人趙氏自清獻公抃以直道危言事三帝事載國史天下尊仰之故五十餘年信安士大夫家無不出趙氏右者清獻公二子長曰岷於潛令次曰岷太僕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岷生霖岷生雲霆而清獻公歿岷及霖皆蚤世公霖子也元豐中清獻公以太子少保歸里第公始生爲嫡曾孫清獻公喜甚爲制名且字之用清獻公遺奏補郊社齋郎調海

州懷仁尉縣瀕海多盜有王臯者十餘人未捕以公年
少易之公布耳目立擒之他皆遁去改承務郎主少府
監簿逾年遷國子出通判絳潤州丁祖母時氏憂卒喪
除太僕寺主簿轉宗正寺丞司開封兵曹事京師大雪
民饑公以府屬賦粟均平所活不勝計入尚書爲水部
員外郎詔館大遼使客賜同上舍出身往返兩月餘錫
服者再改兵部戶部復館高麗擢右司郎中以直龍圖
閣爲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副使轉輸如期進
右文殿修撰忤中貴人奪職主管江州太平觀俄廢于

家明年復朝奉大夫知萊州復直秘閣知明州尋悉還
故職州有天童山爲浮屠居者數百年壞材以千萬計
道士利其賞猥曰吾教以茲山名經今浮屠有之非是
官當見還時靈素之黨居中道士張甚州縣莫敢牴牾
公獨判其妄道士訴諸朝詔部使者按之不能易械道
士于獄笞其背遣之其徒屏息人以爲難秩滿還朝得
鎮江府會上皇南狩乞主管西京嵩山嵩福宮上至維
揚除廣南東路轉運使至則求民疾苦上之如減劉氏
丁米蠲潮州茶租分嶺南之選以杜詭泥之姦輟攝官

之員以處落南之士又奏捕盜官凡得級若瘐死之人不爲賞識者躓之車駕幸永嘉募海舶百餘公先諸路至且徭人窺省地公得其主名治之皆手詔嘉賞召還知温州一月罷移漳州以疾請老從之既三年朝廷知公未衰起提舉台州崇道觀官命及門而卒年五十有五時紹興乙卯十二月丙申也殮之三月葬公于某鄉某原公四歲而孤外家奪母志屹然自立于齠齔之中既長以通敏結人王之知出入臺省二十餘年積官至中大夫職至右文殿修撰贈其父至正議大夫亦可謂

有志矣公眉目如畫論奏詳明故金使造朝必以公充選自以公卿之後懼爲豪習所移兢兢濯磨平生無秋毫子弟之過奉身清約如寒士奉公謹嗇如私家嘗曰吾結髮至成人銀青之力也以所得之恩官其孫傳蓋公之可書者類如此先室江氏次室郭氏皆名族子二人曰蕃修職郎監南嶽廟曰莊通仕郎女一人嫁迪功郎何彬前卒藻少以姻黨從公游今髮白矣公之云亡銘莫宜藻會蕃以狀來請乃爲之銘曰

盛德之後子孫多材譬木萬丈棟桴條枚公生而孤表

表自好材雖逢辰年不獲老遺子以約尙其似之納此
幽刻無窮之詒

承議郎通判潤州累贈朝議大夫趙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正月丁丑承議郎通判潤州趙君諱鈞臣字
秉之年四十五卒于家宣和五年辛亥葬君開封府長
垣縣呂村之原又二十四年當紹興十六年君之子奇
爲朝請大夫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以書屬其故人汪藻
曰先人以文學行治有名崇寧大觀間不幸不得年以
歿旣葬而衣冠南渡幽堂之銘未刻也惟先人平生所

以樹立者如此而無傳于後不肖孤懼焉敢以前著作
郎王辟章所書行實一通累夫子惟夫子哀而賜之銘
藻讀其書曰信藻與君生並世雖任之南北相去數千
里不獲從君游然每至中朝必聞君名賢士大夫間今
得刻君之藏幸矣君滑州韋城人其先世序繇遠至君
之祖諱某始仕爲鳳州錄事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生
皇考諱偁元祐中嘗以河北轉運副使論黃河北流貯
堤事名敢直言事載國史一時偉人如司馬溫公翰林
蘇公兄弟皆手書慰勉卒官朝請大夫尙書吏部郎中

贈正奉大夫君少讀書嗜古文恥以諸生訓詁之學干
有司用父任爲楚州寶應縣主簿會令缺攝行令事有
能名部使者莊公岳過之喜曰昔吾以州從事吏部公
淮南觀典刑前後常恨不復見之今君能然吏部公不
亡矣調監雍丘縣酒稅縣跨汴堤爲橋一夕火作闐闐
中張甚或請斷橋以紓火怒君曰雍丘之爲邑以有此
橋也今火未至而撤之萬有一夫叫呼于具間則此十
萬餘家生靈成胡越矣幸勿遽請盡力除君憂卽冒鬱
攸坐橋上相火所燬爲之區處頃之火熄而橋卒不毀

邑人德之崇寧初預增修永裕陵以勞遷宣德郎簽書
常州判官廳公事未行御史察訪河北請君俱是行也
事有關權倖者御史難之君曰御史坐臺猶許以風聞
言事况專屬公何憚哉亦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御史
矍然曰公言是也乃具以其實歸報張幾仲帥高陽開
幕府孫總志康王安中履道趙鼎臣承之霍安國子磐
實從皆一時之望也一日幾仲謂君之弟承之曰今茲
佐吾軍者得公等矣而付之民事未得其人也欲煩秉
之重吾府可乎卽辟君知河間縣君感知己欣然就職

而孜孜于民俗之所先每訟至庭率以片言面折其是非父老至相戒曰汝曹毋妄訴人今令君得人眉睫間不可欺也先是河北行夾錫錢而有司調民賣白金甚急居無何錢幣改議議者謂君錫錢積之官糞土耳幸詔下民未周知也胡不白府豫以此錢貸爲買白金之費乎君愀然曰是罔民也吾曹而忍爲此哉言者語塞而去時大觀初也當是時朝廷方新法度信賞以勸從者而州縣吏至一歲屢遷其官君曰吾知道吾責而已多賞何爲蓋其用心皆如卻錫錢之議也官滿民遮道

不得去則相與守府門願復借君數年擢通判潤州未之官卒以奇故贈朝議大夫君平居澹然未嘗見喜愠之色與人交初若簡嚴旣久無不敬愛而思之家有田二頃親戚之貧者皆從君食歲以爲常至自奉則僅免飢寒不恤也官寶應時已聚書數千卷無日不觀歸則鬻衣衾載之以從有詩文百餘篇合爲三卷與承之齊名而友愛尤篤平居倡訓贈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過時而哀娶劉氏封安仁縣君贈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奕通直郎主管登州鹽事與

京亮皆前卒奇則大夫君也女適承事郎永靜軍司錄事韓承胄孫曰如圭曰如川曰疇而如圭如川亦前卒曾孫曰祖壽將仕郎大夫清修而文復有盛名于時而大夫之子如川資尤雋敏年二十餘以右迪功郎取進士高第未及策試于庭而卒士大夫惜之嗚呼君家其世有人乎君雖不得年不用乎時而所以遺子孫者無窮矣銘曰

先生讀書惟古求悼世俗學非其流伯埴仲篋天北陬合爲雅頌來中州一官所至民挽留忽棄華屋歸山丘

厥波之餘子則收彼壽而達誰吾優寔于異縣龜告猶耳孫世世祠春秋

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墓誌銘

紹興八年正月癸卯左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致仕蔣公卒于家其孤及祖以公治命用其年三月丁酉葬公宜興縣篠嶺之原旣葬議不可無銘乃以丹陽邵彪之狀來請曰蔣氏出周公之子伯齡封于蔣而子孫因爲氏後其地并于楚遷齊之樂安漢光武時有以功封山亭侯者山亭在今陽羨瀟湖西故蔣氏世爲常州宜

與人公諱階字夢錫以贈太傅諱九臯者爲曾祖贈大師諱滂者爲祖而觀文殿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諱之奇之季子也公少穎悟方總角時魏公與羣從讀釋氏書論淤泥蓮華之義公從旁請曰非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者耶魏公大驚問疇復類此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是也魏公繇此愛異之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公甫冠提所著書入焉有司試其文爲諸生第一遂知名于世魏公欲任以官以非其志固辭魏公莫能奪也擢元祐三年進士第調壽州司戶參

軍魏公帥熙河奏爲書寫機宜文字夏人來議疆事命公館之敵以重兵屯竝塞山谷問使者援例期必得公陳禍福與相撐距敵爲誦服不敢言魏公召罷爲保寧鎮南兩軍節度推官不以秩卑故于事有所怠忽當路交薦改宣德郎大臣言經術通明除太學錄魏公請外出爲發運司管勾文字官丐閒便親得監兗州東嶽廟魏公薨服竟乞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尋通判廬州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未至改著作佐郎言曰歷爲信史根本今時政起居注先送兩省官恐不時頒因循放逸乞

徑付館分課責其成功詔特從之人以爲知體逾年召對問魏公事甚詳公歷敘始終占奏華敏有言動聽卽日除尙書主客員外郎徙兵部升郎中坐曹四載怡然無留滯之歎遷鴻臚少卿丁內艱終制除光祿卿居亡何擢大司樂時用魏漢津樂以中貴人梁師成兼領師成挾恩怙權人莫敢忤會欲增舞佾而三倍之公顯斥其非且樂工募市人猥冗非所以奉天地宗廟請一切沙汰從之師成怒不主己語有侵公者公曰一代禮文當質之經師成曰僕不讀書愚抵此公不爲動而深銜

之日求所以傷公久之無所得于是宰相之權熏灼中外公未嘗一至其門他日擬官以公名進或問其故曰人望也用之得人然亦不果遷繼此當國者數欲挽公爲助公毅然不與之合人以爲難會收復燕雲羣臣上尊號或謂庶官之長當爲羣臣先公曰裕陵嘗御徽稱爲萬世法上躬行之是也奈何縱諛以虧盛德乎卒報罷如公言一旦如有不樂者力祈補外得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未陞辭間改興仁府府有戍卒其將鄒迪不能制軍卒王靖以衆殺迪于庭官吏駭散公聞卽出慰撫

號令詳明徐遣親兵躡之悉擒無所脫卽手檄開示大信以靖其餘是日興仁微公幾大亂初興仁俗慎伎難治公不忍威制而寬撫之時以爲仁至是變起倉卒人皆褫氣公獨坐闕決事如平時而得羣兇于談笑間人更服其勇歲終求罷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奉祠數年遂抗章請老旣得請淡然與世相忘遭金渡江生涯焚剽乃退居無錫西山之麓結廬終焉杖屨婆娑泉石間如是者七年不厭卒年七十六手書遺奏使其子上之書無一字欵傾亦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階自宣德郎

十一遷爲大中大夫爵宜興縣子食邑五百戶妻沈氏有賢操封令人先卒十五年子五人康祖承務郎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文林郎東平府刑曹掾及祖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而康祖寧祖亦前卒慶祖陷敵中孫七人曰華曰繁曰芾登仕郎曰荀曰著曰莊將仕郎曰芹公莊重清修而資長者治官居家皆有法度與人交終始如一趨人之急甚于關身魏公釋位而歸日娛侍膝下不忍須臾去側洎服喪以孝聞太夫人春秋高飲食起居湯熨必躬

調護逮卒幾不勝喪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雖耄老疾病
流離未嘗一日廢遭喪亂失故居并其本業亡之未嘗
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文典雅而尤長于詩所賦幾千
篇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嘗謂周
衰數千載士大夫無慮數百家鮮有不失其傳與其始
之所以氏者獨蔣氏班班可譜無世無人宋興太尉堂
始用儒術致身華近爲嘉祐名臣魏公以從子繼之歷
四朝四十餘載遂秉機政功業文章碩大光明載于國
史公復躬清厚之德完節而終公子五人又俱力學登

進士第膺館閣師儒之選者接踵于時皆申申孝謹篤
于名教如漢萬石君之家而文采過之言東南家法之
盛未有能先之者也是宜爲銘銘曰

魯別子六蔣爲始分太尉旣顯樂安乃間惟時魏公以
道事君出入四紀有勞有勲誰其似之公則有文惟始
秀發蔚如興雲躋于禁巖以屏輔軍遂返丘壑超然莫
羣天胡已之帝閔厥勤坐訖眉壽初無戚欣詩書傳家
旣久益芬刻此立石寘之幽垠萬古勿毀德人之墳
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

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徇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

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西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曾祖鄂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至訟盆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

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爲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丁光祿憂服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旣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旣奉安祭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旣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

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旣名有司不隸察何也

卽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古之人君于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于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昨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多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夫攀緣輾轉人人

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于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當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彊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卽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公言良嗣降敵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許什公治守李釜雅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

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
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
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
河故事于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
自陛下卽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民費財徇虛名虧
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
更卿于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大臣沮格識
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出詔之才
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卽督州縣發民畝水鑿山

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
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旣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
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爲不足殫
財力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
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
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興作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
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
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吏部四選事
素繁猥其長率怠于省治吏得緣茲爲姦公晨入坐曹

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閒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旣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于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財幸上皇領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開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兵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遷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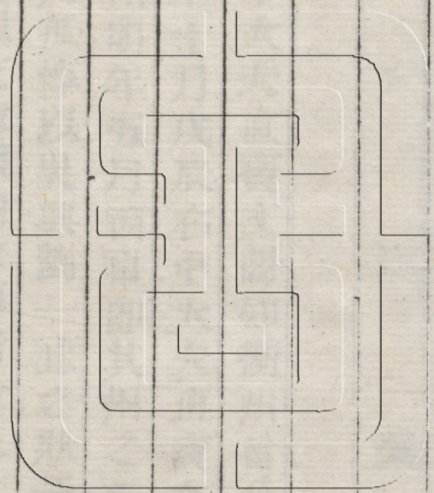
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
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
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
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事郎惠安尉王悅次尚幼
孫四人臺卿右承事郎和卿冲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
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偽色
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爲苟合雖人主盛
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
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

藏于家其爲文一本經術無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
古似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
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附以左朝散郎許德
之之狀來請銘藻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爲
輕重士君子一志于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
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者方公在朝廷時
搢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啓迪人主爲
心撻逆鱗批大郤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
已不啻如父子間泊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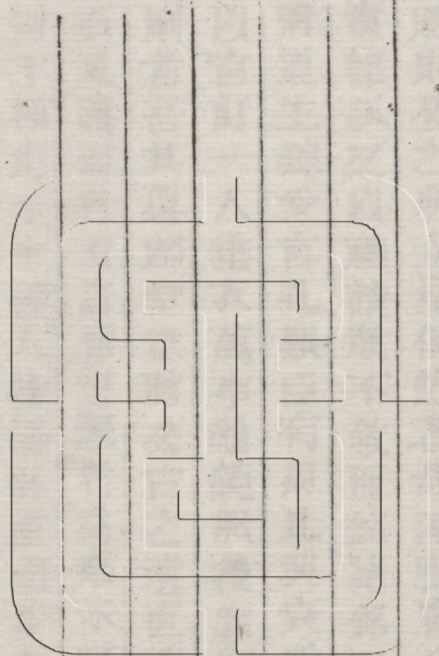
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
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藻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
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敘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
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
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
石見義而作直言靡思觀者爲粟未嘗少卑坐茲寡諧
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柅間關異州不
在其位莫如我憂閩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

銘刻



浮溪集卷二十七



浮溪集卷二十八

誌銘

宋

汪

藻

撰

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紹興五年十月戊辰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卒于信州明年五月丙申卽其州之南七里上饒鄉葬焉將葬其孤惇以吳興劉一止之狀屬公故人汪藻而告曰先人以文章議論政事行世三十餘年卒不克大施以歿葬而不得傳信之辭納之壙中猶不葬惟夫子

幸賜之銘藻謝非其人不可則書而系以銘公諱紆字
公袞世家撫之南豐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致堯之曾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孫
而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夫人魏氏公
少穎悟天資既高又受學于賢父母當是時文肅公爲
天子守邊不暇朝夕跡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
豐先生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公任爲承務郎
學士鄧潤甫尙書彭汝礪與語大奇之舉賢良方正科
上其文公車會科廢而止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

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
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一時名
士賢者皆願見之子是左司諫汪公堊累數百言薦公
不敢以宰相子爲嫌文肅公免相言者指公嘗夜過韓
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請付吏當國者用呂
嘉問尹京典詔獄嘉問熙寧中與文肅公議法爲敵者
也鍛鍊半年無所得詔自中竄永州入元祐黨籍會赦
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
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寧國軍節度

判官時宣城江溢沒數千家公白守曰饑而賑貸法也然廩非部使者不可發今事急矣請船粟以哺垂死之民守曰如三尺何公曰紆常平主管官也有罪當坐之卽發廩自言部使者嘉而不問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公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以功加直祕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州歲比版圖前此吏高下其手民患苦之公委僚屬降登不使吏預其間吏怨公入骨則爲書以搖衆人人自危公立焚其

書州以無事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陞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上反正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公曰守臣在也吾何爲者辭不行然上雅知公名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于是大軍屯江

上求索無涯公隨給之猶不滿意狼籍公牒公度不可
留引嫌自言復還江南東路先是盜孫誠等暴誘屬邑
一方騷然公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
風迎拜上書歸矯制罪天子賢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
崩參知政事李回爲監護使辟公修奉議者欲稱園陵
公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特櫜宮耳當先
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知體再請宮祠提舉亳州
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鋤治彊梗民畏懷之逾年以
鄉郡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

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齋文
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
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
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
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雖低徊
外補位不至公卿而所交皆一時英豪世之言人物者
必以公一二數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
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
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

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象
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勝豐碑率公
爲之觀者忘去文肅公薨于謫籍公不敢求爲碑銘獨
取平時奏對之辭會萃之如辯明宣仁誣謗等事名曰
朝正論藏于家不敢出者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傳猶有
仄目者公不之恤也公襟韻夷粹與人交洞見肺肝談
笑多聞坐客皆屈聞人緩急若拯救焚溺然忘其身奔
趨之雖蹈傾危不悔于理財尤得其要所臨沛然未嘗
有不足之歎或有疑而問焉者公曰吾豈一毫取民哉

第當輸者人不能欺常賦自有餘耳初文肅公歿于
南徐于是公客信者數年不克歸葬而葬其所以令人
王氏附令人祕閣校勘安國之女先公卒四年子三人
曰惇右奉議郎通判洪州曰忻右從事郎臨安府司法
參軍曰澄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女一人適右承事
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王銍銘曰

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竊相
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才大
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檟龜峯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

還

譚章墓誌銘

長沙有隱君子行義如古人生子爲國忠臣饗耆齡而終曰右朝奉大夫致仕譚君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曾祖裕祖映父盛三世居鄉稱善人長者盛用子恩贈朝議大夫君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孝于親誠于物視聽起居必依于禮故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

理星歷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不爲諸生循誦習傳而已故歷代治亂興衰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罷行之所紀悉貫穿商權亶亶牙頰間稠人廣衆縱談極辯聽者忘倦傾其坐人發爲詩文高古精深根于義理無補于世者未嘗落筆于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君教之使學有材者君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育者君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鄰里之訟有不能決者不之官府而之君人尊仰之甚于父兄有老人黃升貸君錢百萬行而遇

盜盡亡之歸謝于君君曰幾累吾故人今生還幸矣尙何言升感之爲文紀其事君少時儆敏人莫能及爲文立成視取科第若摘髭拾芥然一旦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學付其子弟由是弟申子世勸皆擢進士第顯于時中遭靖康之變君慟哭一日爲喪明時世勸爲尚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故世勸當僭僞時力起之不從至不食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君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公也吾安得捨此取彼

哉昔蘭相如廉頗死向千載凜凜然尚有生氣曹琮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原下人重輕知所處矣吾何恨哉乃雪涕欣然自慶不復戚戚于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壽八十六無疾而終寔紹興十四年四月某甲子也君以世勸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妻龔氏亦儒家女有賢行封宜人前君卒子二人曰世勸延康君也曰世南未冠而夭女一人適進士胡曠孫二人曰知古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早卒曰知默右宣義郎守太府寺丞曾孫四人曰式祖曰述祖曰

企祖曰昭祖式祖將仕郎君卒之若干日得十月甲申合葬君于其縣潭子岡龔宜人之墓銘曰

衡山峻極連瀟湘中有君子潛德光閉關求志聞四方羣書萬卷曾次藏上談羲農下漢唐諸儒結舌莫敢當遭時天地紛低昂有子夙在人主旁浩然之氣大且剛節義凜凜明秋霜殺身成仁聖所臧慶門萬古傳芬芳天相吉人宜壽康龐眉歲舉春酒觴歸安窀穸交川之陽潭流要與茲川長

詹太和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顯謨閣知虔州詹君諱太和字甄老曾祖瑀祖誠父時世為嚴州遂安人時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擢政和八年進士第官自迪功郎八遷為左朝請大夫職自直秘閣再遷為顯謨閣嘗歷真州揚子縣尉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尙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以歿君年十八秀出其鄉有司以君應詔後數年解褐調揚子尉揚子瀕江雅多盜君能得名捕者十餘人改承務郎以母憂歸里中會方臘起清谿方千里皆震

君家距清谿不百里里豪余熙者欲連眾應賊君挺身見熙熙嚴兵待之幾不得脫君無懼色徐以禍福譬之熙矍然悟願併力討賊君爲徒步越境見熙于官軍表其忠以徇當是時承平久賊振臂一呼州縣皆沒朝廷意嚴民皆盜欲蕩平之得君書乃已君因率諸豪道官軍徑趨賊巢擒賊以獻是役也嚴民微君幾不免幕府上功拜熙武義大夫并官其民百餘人而君止授宣教郎眾恨待君薄君笑而不言以會課轉奉議承議郎淵聖登極轉朝奉郎上皇幸東南事出非常泗州當孔道

守臣皆惶恐稱病君以監糧料院領州事一日行宮闕白士卒若送文書如京師者悉還之且毋給其廩官吏莫知所從君請白之朝衆持不可君乃自爲奏間道蠟書以聞朝廷嘉其敏錄付行宮上皇爲之切責左右或譖君小臣離間當誅上皇曰彼尊朝廷也何罪君由是知名先是契丹歸我之人分隸諸州朝廷用議者將悉還之君曰敵以此曹叛己日須其至甘心奈何使之趨死愚謂不若留爲腹心便從之後契丹入見君揚州羅拜馬前以泣曰非君吾屬無類矣右丞李公宣撫河東

辟君爲屬未行朝廷欲奪君使金君謝不能今丞相秦
公爲御史中丞謂君曰今國難如巨石蔽天而下壯士
試出力當之或百萬生靈可活此何時而君辭難乎君
感其言惶恐聽命會兵部尚書王雲使還以不及期而
止遂從宣撫使出關見李公明日請辭李公愕然問其
故君曰太和寒士宣撫不知其不可收之必以太和爲
有補秋毫今候三日始見見與客俱宣撫不問客亦無
關白者何以留爲李公改容謝與語大奇之宣撫罷歸
遂安道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歸未及家邑人倪從度亂

浙西騷然人皆推君浙西帥葉公因請于朝君爲斬內
應者五十餘人且塞其餉道賊即日降時上在維揚得
奏良悅進君朝請郎趣之還省轉朝奉朝散大夫丁外
艱詔起爲直秘閣淮南路轉運使樞密張公使川陝亦
辟君以從皆不應終喪卽慨然請老時年未四十也士
大夫莫不高之居數年以廉直爲鄉人之平而與尉曹
鈿其強梗難治者一邑爲清紹興六年給事中呂祉等
薦君可用詔復故官詣行在所君猶不應久之過臨安
見留守呂丞相謂坐客曰諸君識詹直閣乎天下奇士

頤浩不及也時有飯蔬惑衆者君亟請除之未數日果有以此謀亂者丞相太息曰君可謂有先見之明矣其策慮過人類此樞密張公爲相以君見上君首陳強兵選將之說上深以爲然時方議遷都集近臣于前各以意對上曰朕欲以膺太和守九江如何衆雜然曰善遂知江州先是諸將部曲往來九江者率爲姦利莫敢問有王璋者尤專恣民厭苦之君械致諸獄自是過九江者莫能犯治最聞擢直顯謨閣知虔州賊黃細三等暴甚君欲誘降之提點刑獄趙渙規以爲功督兵往捕君

爭不能得果大敗而還詔罷渙專諉君君示以威信平其尤劇者二十餘輩渠魁皆生致戲下于是汀吉循梅數州皆倚君爲重轉朝請大夫移撫州到官擴廩濟饑民所活以萬計召對復知虔州又召對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君剛勇高明見事立行未嘗猶豫故所向有功而居官皆可紀方朝廷多事君未嘗不在選中議者謂少假之年其施設何如也君娶陳氏封宜人生一男二女男東之將仕郎女適進士汪量次甫數歲東之將以紹興十一年九月某甲子

葬君于其縣霞山之北以君兄左中奉大夫直秘閣至之狀來請銘藻與直閣同年進士也銘曰
人之才能患無位以施得其施矣患不逢其時君班內朝持節而使剖符而守位不爲舉以應變之長投功名之會又得時以爲十年之間所成就者如此亦少發胃中之奇曾未及中壽而歿此識與不識皆爲君悲君之可書者多矣姑擬其大者而志之于以伸君未卒之志而慰後人之思

安人汪氏墓誌銘

安人汪氏世家新安余伯兄大中大夫槃之女也爲邑人武節郎俞積之妻武節之父田鞏字彥升知書喜事從一時賢士大夫遊如不及以大中長者尤歸心焉請安人爲其子婦安人人俞氏無幾何時而舅姑皆歿家繫千金安人資警敏輔佐其夫奉盃嘗持門戶有健丈夫所不能爲者而武節安人之年未冠未笄也不數年間閭之內外繩繩秩秩然賢于彥升無恙時乃勉武節于學使與勝己者周旋客至安人舉中饋之職酒殽聲伎之奉咄嗟如其所須必樂飲極歡而罷由是武節三

十年間無秋毫不滿意者以安人之賢也武節藝成再
 以名上禮部不報得武功爵而後歸安人相敬如賓交
 遊日廣再錫命書封曰安人仍賜冠帔武節先安人十
 五年歿安人撫其孤恩意周盡雖鄰里族姻莫知非其
 所生當是時安人母兄全州府君老矣安人奉之如父
 歲時溫清禮無違者既卒哭之過時而哀言及輒聲與
 涕俱凡父黨夫黨無親疏小大稱其力調護之一以至
 誠始終無少異安人以紹興十八年八月某甲子遇微
 疾終于家得年六十有九一邑之人講聞安人之賢者

莫不為之嘆息曾祖諱某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
 祖諱某奉議郎贈少傅子三人曰允中承節郎徽州黟
 縣尉前卒曰允若登仕郎曰允恭未仕孫男女合若干
 人男曰某曰某尚幼女適迪功郎饒州府鄱陽縣東尉
 徐琰十九年某月某甲子允若允恭奉安人之匱合葬
 于婺源縣何村武節之墓銘曰
 家邈而盈莫見其缺也子孚而成莫見其別也以未亡
 之身屹然立俞氏之門曰女之烈而非婦之哲也

孺人晁氏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八月姨母之孫孫鎮元樸以書抵余曰吾婦晁氏稟和于天承麻于大族受訓于賢父母其端柔明莊類非世間女子所及故吾母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賢婦吾得之而知天下之有良配蓋吾妻奉吾母與所以事吾者無秋毫不用其至今不幸死矣吾母悼之至不能獨存而棄吾之養吾方哀吾母不暇他哀而念吾妻常戚戚于中而不能已也君其爲我書其生平以泄其思并授其家爵里一通云云孺人出濟北諸晁尚書虞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仲冬之會孫朝散郎致仕

贈大夫端知之孫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賁之之女也初提舉止一女與宜人程氏愛之尤篤常撫而示族姻曰此閨房之秀也孰能當吾女者乎時元樸好學清修名聲藉藉士大夫間事母夫人孝求所以奉溫清者聞晁氏女佳乃往聘焉提舉曰是上饒孫令耶吾知之久矣茲可依也以女與孫氏家素貧孺人安之無不足之色與元樸相敬如賓從元樸官湖南無何遇疾疾之三日謂其保母曰吾且死不得終吾姑之養矣琅然誦佛書而絕無一字差得年二十一時紹興十年十

月某甲子也孺人得疾保母欲呼巫覡禳禱孺人遽止之曰吾夫得祿奉旨甘耳奈何以兒故他費平既卒元樸聞之慟曰姆獨不素告我乎蓋其不能忘者大率如此元樸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孺人之喪葬于饒州餘干縣斛塘之原從吉卜也元樸嘗為上饒令有績今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云銘曰

承也厚而得也多不為松柏而為薜也嘻其奈何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

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攜甚于己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髻者笄交手授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

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烹庖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間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于學矣安人間于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巖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于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卽致家政于其婦終日

冥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續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忱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于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敘其本末泣而銘之銘

曰
 順于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母
 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
 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譏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
 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
 報疑未疇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
 詞于幽窀窆之始

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營丘人父師敏卒官太僕寺丞母趙氏丞相

清憲公挺之之女爲同郡從事郎晉江縣令張君諱應
 辰之妻中奉大夫諱純之子婦中奉寺丞同里閔相好
 也兩家子弟曰過從寺丞與趙夫人賢晉江之爲故夫
 人甫十八歸于張氏夫人智識明辨有賢士大夫所不
 能及者靖康末山東亂士大夫流離率鬻田宅去鄉里
 或請于夫人夫人曰舅姑在遠而我鬻其本業可乎且
 謂吾夫何不如聽之晉江聞之喜曰真吾妻也晉江爲
 萊州推官一日其守出夫人自牖闕之謂晉江曰人不
 忌其上鮮不爲患者今卒驕矣盍白守爲備乎守不聽

數日而亂作亂定人悉翫安不能去夫人獨曰是不可留也晉江以中奉在商於道阻不通議所向夫人曰東南天子在焉尚何問遂渡江居金陵不旋踵萊州陷仕族無脫者已而過湖湘向商於中塗遇盜囊衣一空夫人夜取敝衣紉縫爲之達旦不寐未旬日舉家衣履皆完其共艱難如此晉江屬疾藥非夫人所嘗不進泊歿有欲以賻禭之羸謀生者夫人正色卻之曰于窀穸無憾足矣此何爲者哉既葬四壁蕭然人皆以非晉江之清無以見夫人之賢然自是家益窮空夫人奉養益薄

諸子有憂色夫人語之曰而祖而父以廉居官以貧爲樂吾習而安焉汝等忘先人之訓雖目致四方之珍吾不樂也平時勉諸子以學戒諸女以順于是婚嫁甫畢而夫人病矣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卒于其子棟之官舍得年五十有五子五人曰林右從政郎南州劍浦縣丞曰材右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曰棟右迪功郎泉州司戶參軍曰埜未仕女二人長嫁宣教郎趙善究前卒次嫁右迪功郎向士哲孫男女合十三人以卒之十六日戊申合葬于晉江之墓銘曰

嗟夫人出華胄資敏明自其幼適名家媿廉茂遭百罹
謀必售脫危機如夙授老而從甘儉陋子詵詵咸孝秀
各以能爲親壽方燕安饗遐祐曷傾之人莫究窆閩山
耐夫右尚旋歸昌厥後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新安郡人爲同郡崔光弼少李妻年五十七
以政和四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于廣州其子耀卿之官
舍明年十二月壬申耀卿護喪歸葬郡之長南三十里
永豐鄉鸞坑原始敘夫人之行實求予銘夫人之先世

以力田爲家居鄉稱善人長者未嘗出而求仕其父瀚
始以貴交結賢士大夫名有器識所爲多可紀一時衣
冠喜從之遊夫人生而豐端奇穎瀚教以詩書筆墨而
黜女工居無何夫人于筆墨女工皆善諸豪爭聘之瀚
笑曰吾有一女愛甚于男所不足者非財也何至與兒
曹爲偶立謝聘者會少李蚤孤以身歸其伯父駕部君
至新安而駕部以前死留不得去瀚一見喜曰吾閨人
多矣無如崔君者必以爲婿父老諫曰君求婿久矣今
妄得一遊士初昧平生獨奈何予之女瀚曰吾極知崔

君人材足依毋多言歸夫人崔氏厚以金繒田宅畀之故少李從學四方二十餘年未嘗以家事關心而歲時烝嘗慶弔晨昏飲食起居于流寓中孑然自表白崔氏之門者皆夫人力也及少李兩薦有司不報倦游而歸夫人益傾貲供賓客費日進諸子于學歲晚或幾于不足人以爲憂而夫人處之自如逮崇寧初天子新學校法次子耀卿以文學知名中進士科爲施州州學教授廣南東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奉夫人以行人謂且享于報而夫人卒矣距少李卒之八年也夫人資寬厚

孝于親順于夫慈于子睦于宗族而仁于僮使靜專婉變無一不宜晚喜釋氏書薰被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子四人曰櫟曰耀卿曰夏卿曰真卿皆力學如夫人教女三人適進士汪某李天賦汪文鳴呼夫人始嬪崔氏而亢其宗晚從子養而遺其累終始皆合于義是宜爲銘銘曰

壺則母訓古必能之後專組紉鮮克承之懿此碩媛學而明之夫曰匪婦余孰成之子曰匪母余孰榮之宜老

宜壽福祿盈之百未醅一神遽傾之令龜崇岡室且城之孰貽無窮歌以永之

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相彭城郡徐公處仁之夫人陳氏以宣和五年正月己卯薨于北都公府之正寢越三年彭城公薨又明年得建炎二年七月甲申其子康度奉公夫人之匱合葬于吳興卞山之陽天人世家嚴州朝散郎知楚州向之女向父逸卒官奉議郎楚州以進士起家爲開封令有能名未滿歲奏圍空者三神宗以爲材將用之擢尚書

度支員外郎永裕陵建以本曹兼京西轉運使出奉祀江西徙楚州而終翰林學士沈括識其墓夫人生有奇相眇瞻舉措必端奉議君奇之謂楚州曰此兒喜怒未嘗形言笑不妄發使男也吾家其興乎甫筭歸丞相彭城公時公貧甚幾無以爲家一日楚州持節過睢陽盛車服遣女夫人廟見徐氏乃在窮巷中破屋數楹太夫人坐堂上旁無扶侍夫人奉盥饋堂下如儀楚州恐不堪其憂使人察之宴如也已而斥賣嫁時衣被鞶帨以太夫人之命訪族姻之貧者而賑之人人咨嗟以爲不

可及丞相爲齊州掾月俸不滿萬錢惟太夫人甘脆是奉夫人帥家人食粥無難色丞相預政封安定郡夫人政和末丞相自徐州朝京師一時眷禮羣臣莫望夫人曰上恩固非常然寵盈之戒古人所謹不可不思也每奏事歸必問見上安所陳上開納否嘗詔丞相病已無下拜當是時蔡魯公耄老徒損拜數而不得免焉或以是爲公榮夫人愀然曰忌者至矣其能久乎未幾果坐讒出知揚州其先見如此夫人事姑孝教子義遇僮使有恩敬夫如賓治家如官府丞相曰吾平生以直道事

君取顛躓屢矣而未嘗置欣戚胸中者繫室家是助諸子曰使我學成而不墮其家聲者惟吾母之訓性通悟子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暨巫不問屬續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死生蓋超然者薨年五十四歷封溫福陳吳四國夫人子五人曰庚擢進士第仕至宣教郎直秘閣管勾亳州明道宮曰廉曰庾承務郎皆前卒曰康今爲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常平曰度爲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孫男女合十八男曰延老曰同老右承務郎女適湖口王簿姚溥麗水

主簿王怡右承事郎毛珩餘未行初楚州提舉開封府
 界常平宿陳留僧舍夜聞垣外洶洶人聲起而燭之積
 骸蔽野于是奏乞官地瘞之得骸八萬計雖位不滿德
 其後寢微而慶鍾夫人作配名宰疏封大國始終安榮
 後楚州之孫有以丞相之恩入官者人以爲積德之報
 銘曰

媯出舜後胡公始侯以國氏陳晚聞太丘夫人之先南
 土是宅英英度支位止邦伯德厚而躓于償不宜集于
 夫人莫貴與夷厥初來嬪儀則多有卽安窮空以服箕

帝朝夕警戒輔成公躬燕及羣息亦云似公卞山之陽
 維水瀾瀾與公同藏千歲之始

令人施氏墓誌銘

令人毗陵施氏朝奉郎知臨安軍贈少師諱辨之子贈
 殿中丞諱洵之孫歸同郡孫氏爲朝請郎致仕贈中奉
 大夫諱庭臣之繼室以夫封縣君者二以子封宜人恭
 人令人者三以年賜冠帔者一羣從同居五世合庖二
 千指男女十五人孫若曾孫立孫六十餘人壽九十四
 東南士大夫治家教子以令人爲法其壽考康寧子孫

蕃衍閨門雍睦兼諸福有之則自宋興二百年間如令人者殆一二見也令人在父母家卽以孝友聰明聞年七十適胡氏逾年而贅會中奉求繼室徧國中莫如令人之賢少師亦以非中奉無足當令人者乃彊奪其志歸之令人入孫氏及其姑廣陵郡君劉氏之養廣陵性高嚴少降接獨令人怡聲氣奉之凡歲時祭祀率諸妯與其諸婦夙興眡滌濯惟謹羹馘菹饈非手烹調之不薦廣陵微疾自官居數百里晨夜馳省之廣陵喜其誠恨得令人之晚也中奉元配王氏有子數人令人專其

家政六十八年養生送死冠婚賓祭之用尊卑長幼之序皆有成規非其財一毫不私也許歲之贏則儲之以待族姻之不足者予取予求不少厭寧衣澣濯無所擇于是族姪孫外姻孤甥若孫甥與賓客之女受其嫁遣者十一人專以勤儉孝謹爲訓上下化之入其門弦誦相聞恂恂如在庠序幹蠱相先整整然如在官府令人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聞士大夫之賢者必使子孫見而親之未笄從少師官洛時耆舊諸公皆在得嘉言善行非一歷歷能記晚傳司

使國人祝其君曰壽而臧壽而昌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并及其母則閭門之積累必有大過人者孫氏自廣
 陵君歷年之多春秋九十一而終令人繼之至九十四
 令人之冢婦葛氏亦九十比三世皆壽考百年孫氏之
 積累何其厚耶是宜為銘銘曰

施本系魯惠公始殊常事孔子讎為漢儒唐有土丐其
 家在吳令人之先世佩左符是生柔明天錫百祥來嬪
 于孫黃髮在堂五世同本條支日昌孝謹屬屬執經鳩
 行或第于庭或躋于朝恩錫顯號壺儀屢昭金縢錦韜

翟衣步搖奉祠春秋燕及廟祧云胡多休閱此永年曰
 仁是常如一日然祔公而藏京兆之阡刻銘于石以永
 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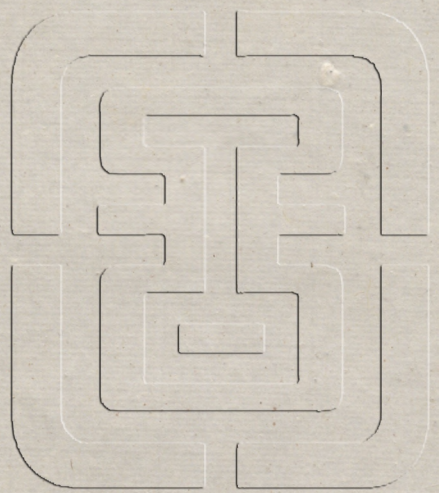
周夫人墓誌銘

為其夫張大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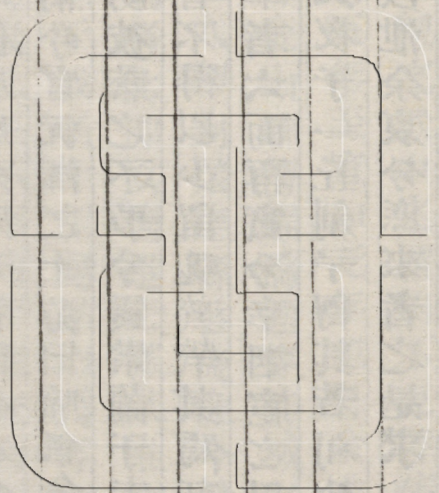
亡室宜人周氏者同郡安仁人父曰知默故國子博士
 母曰鄧氏尚書右丞相潤甫之女宜人少孤依母家紹
 聖某年余中進士科時鄧公輔泰陵以夫人歸焉明年
 親迎于揚州明年廟見于德興明年從余官于邵陽于
 永州于醴陵二年從官于衡陽既滿秩余如京師寓宜

人衡山居無何其長女卒宜人悲哀遇病而終得年若干會予奉親之黔中之廣州不克葬殯于德興所居之南者十有五年至宣和元年正月余奉太夫人之喪葬于樂平縣金山鄉濟歸橋迺穿其域之東若干步以宜人耐焉宜人初封榮德縣君後徙今封男女合六人前卒者四炳將仕郎女適進士臧某惟宜人族出華大性資茂淑歸于我者十年舅姑以爲孝宗族以爲順所以相余者又義且正不幸短年念無以泄余思也姑敘其終始納之壙中且爲詞以哀之詞曰

嘉若人之茂族兮既婉孌以好修又申以母家之寵兮布卿雲而作麻嬪余宗于初仕兮奉魚菽之薦羞擷桂椒以爲精兮官沅湘之上游曰啼飢余靡悔兮恃夫子之白頭胡彼蒼之不弔兮實崇蘭于未秋差人生孰非夢兮汝曾不得以少留魂煢煢其焉託兮星冉冉以既周息之華者六而再實兮幸姻宦之畢酬從汝姑以安宅兮閱長夜于一丘劔予曾其若刈兮淚及漬而不流寔斯文以泄余哀兮庶來者之是求



浮溪集卷二十八



浮溪集

卷二十八

吳蔚光校

